

网络原名《午夜开棺人》

唐小豪

作品

川西秘闻

③
《蜈蚣骨》

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吞噬邪恶
繁殖在人间的又一个恐惧。

川西 秘闻

③ 《蜈蚣骨》

唐小豪
作品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西秘闻. 3, 蜈蚣骨 / 唐小豪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18-10827-8

I. ①川…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1064 号

Chuan Xi Mi Wen 3: Wu Gong Gu

川西秘闻 3: 蜈蚣骨
唐小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聚刻文化艾成歌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李敏
装帧设计: 荆棘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 第一章 金铜饼
- 第二章 诡异的木箱
- 第三章 『鬼水』凶灵
- 第四章 百余墓室
- 第五章 『鬼顶柱』
- 第六章 无理由的越狱
- 第七章 再见盐爷
- 第八章 白骨李朝年
- 第九章 符咒囚室
- 第十章 离奇的心眼
- 第十一章 止血符与血修罗
- 第十二章 白骨的交易
- 第十三章 变态的血腥艺术
- 第十四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 第十五章 借尸还魂
- 第十六章 放虎归山
- 第十七章 青铜时代
- 第十八章 意外

第三十七章	死里逃生
第三十八章	鬼计
第三十九章	唯物主义
第四十章	两枚玉钥匙
第四十一章	半桶水
第四十二章	第二扇门
第四十三章	蜈蚣骨
第四十四章	贪婪的本性
第四十五章	原石棺材
第四十六章	怪脸的真身
第四十七章	斗蛛
第四十八章	孟婆手再现
第四十九章	鬼头骷髅
第五十章	发狂的游骑兵
第五十一章	游骑兵的过去
第五十二章	少了一个人
第五十三章	多了两个人
第五十四章	阴间守护者

第十九章	桂圆林中的秘密
第二十章	石制活寿材
第二十一章	红薯窖洞
第二十二章	头号嫌疑犯
第二十三章	夺命铜楠符
第二十四章	上门的清朝王爷
第二十五章	没有逻辑的往事
第二十六章	神秘的第三方势力
第二十七章	四层罗盘与清朝后裔
第二十八章	斗阴拳的奥秘
第二十九章	水下盗洞
第三十章	棺墓
第三十一章	不解的死法
第三十二章	视觉误差
第三十三章	看不见的敌人
第三十四章	格格和四大天王
第三十五章	白骨手臂
第三十六章	腐液蜈蚣

第五十五章	上尸眼
第五十六章	图财的身份
第五十七章	愤怒的变态
第五十八章	另一个自己，另一个胡淼
第五十九章	阴间
第六十章	喜马拉雅的猴子
第六十一章	地底怪镇
第六十二章	怪物的师父
第六十三章	伪阴间
第六十四章	冥王
第六十五章	杀出尸群 I
第六十六章	杀出尸群 II
第六十七章	他们的阴间
第六十八章	螳螂捕蝉
第六十九章	黄雀在后
第七十章	弹在榆下
第七十一章	迷失的人性
第七十二章	新的交易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结束后，川北双龙镇郊外玉梭山。

深夜，一条全由黑布覆盖的小船慢慢行驶在涪江之上，离远了看去，黑色的小船在江面之上犹如一块漂浮着的黑布，毫不起眼。

船头，一名身着黑衣的老者手持竹竿，一边撑船，一边眼望四方，警惕着周围。老者撑着小船在玉梭山沿江周围各处来回数次，终于看到水面上冒出一个人头后，这才赶紧将船给靠了过去，蹲下来，伸手将水中之人给拉上船。

水中的黑衣人上船之后面带喜色，还未更换湿衣，便迫不及待地：“柱头！水哈面真嘞有条鱼道！”（柱头！水下面真的有条水道！）（注：鱼道，四川啷子，即哥老会、袍哥切口黑话，意为水道。）

被称为柱头的老者一听，心中大喜，但刚浮现在脸上的笑意立刻就收了起来，撩开覆盖在小船上的黑布走进船舱内，对着船舱中帮会前辈的牌位跪拜下去，又拿起三炷没有点燃的红香插在牌位前的香炉上，又道：“帮中各位老辈子！老天爷保佑！后辈樊大富终于找到鱼道可以进切！晚上有活路要做！先不燃香！莫怪莫怪！”

樊大富说完后，转身看向船舱外那个浑身湿淋淋的中年人，压低声音道：“李瓜娃！过来！给老辈子上香！我切看哈那些砍脑壳的到底来没得！”

李瓜娃站在船舱里并没有挪动步子，看了看船头的远方，也是压低声音道：

“柱头！那些狗日的一直跟着我们，你没看到？”

樊大富一惊，忙问：“你咋个晓得？”

“我下水之前，沿江找捞一圈鱼道，就在那边江道转个个的地方（江道转角处）看到还有一条船！不用仔细看就晓得，肯定是他们！”李瓜娃说话的时候还不忘往船头方向看上一眼，生怕自己说的话被远处那条船上的人听到了。

“妈哦！老子真的是老嘞！几天没下过水，耳朵也不好使，算球嘞！反正拿人钱财，给人消灾！算老子们欠那些狗日的！你先不要换衣服，我给他们打个号子，喊他们过来！”樊大富说着就要往船头走，却被李瓜娃一把抓住。

樊大富不知李瓜娃为何要抓住自己，皱起眉头看着对方，此时李瓜娃在腰间所缠的布带中掏出一枚铜钱大小的东西，那东西表面上泛着青色。樊大富一见那东西，眼睛一亮，抢了过去，拿出船舱在月光下仔细看着，随后惊叫道：“金铜饼？！这个东西你是从鱼道里面捞出来的？”

李瓜娃使劲点头，脸上掩饰不住的喜色，这种金铜饼属汉代铸钱，早年袍哥会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得了这东西，一开始并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后来从省城成都来的一个买卖古董的人竟花高价买下，并告知他们那东西叫金铜饼，属汉代钱币，一枚保存完好的金铜饼非常值钱，并一口咬定如果是在双龙镇发现的这种金铜饼，这里必定有汉代古墓存在，古墓主人即便不是大户，哪怕是普通的行商，多多少少都会存放有这种金铜饼。古董行商又询问那人这金铜饼从哪儿而来。那袍哥汉子说，在江边割水草时捡到的，只是觉得好看，便留在身边，谁知道竟那么值钱。

那古董行商听罢便让那袍哥汉子带他去割水草之地，承诺如果另有发现，两人二一添作五，尽数平分。那袍哥汉子心中大喜，领着那古董行商来到当日割水草之处，谁知道两人忙碌了一天，却没有任何发现，最终那古董行商只得收了那枚金铜饼，离开了双龙镇。不过，这件事却在几日内传遍了整个双龙镇上上下下，掀起了一阵寻宝热，甚至连省城中都有不少人前来寻宝，不过都无功而返，没过两年，此事就被百姓渐渐淡忘。

当年樊大富也是众多寻宝人之一，但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便是川北袍哥会中的柱头。何为柱头？那要从袍哥会说起，最早袍哥会被清廷官文中称为嘞噜子，清康熙年间，四川巡抚方显在呈交皇帝的奏折中就曾经写道：川蜀经明末大西贼兵祸，人口锐减。本朝克定祸乱，倡导移民川蜀，其后金川（四川土司）用兵，甘肃庄道顾光旭奉命入川，署理按察使，但蜀民无业无赖者众多，多习拳脚，嗜饮搏、浸至劫杀，号嘞噜子……

“囔”字为清王朝满语的译音，从未被袍哥会作为正式称呼，只是在官文中有记载。最早袍哥会与三合会等相同，以反清复明作为宗旨，下分“山、堂、香、水”四大柱头，后来清皇朝覆灭，便直接称下属领导者为柱头，以便与三合会等组织的帮众领导区分。

樊大富虽是四大柱头之一，可为人放荡不羁，不喜欢与帮众混在一起，更何况自从袍哥会中出了红黑党（小偷）之后，他更是打心底瞧不起这群“杀鸭子”（土语窃贼的意思）的家伙，于是多年前便在四川各处流浪，但居住之地必定要靠着大江大河，因从小便熟悉水性，在水中犹如蛟龙一般灵活，特别是每每发过水灾后，便驾着一条小船沿江河去帮人捞尸，实则捞些浮财度日，但樊大富万万没有想到，竟有四个神秘人找上门来，送了重金，让其帮助寻找梭子山沿江的一条水下密道。

樊大富虽然在双龙镇住了不到几年，但对环绕着梭子山的涪江如同自家一样熟悉，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水下密道，觉得来人完全是瞎扯，但看到来人放在桌子上那数十锭金子，本想说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在那个时候，金锭早已成为了稀罕货，更不要说在闭塞的川蜀之地，樊大富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但在伸手拿那些金锭的时候，却被领头的那位身穿西式服装的中年人一把按住，要求其绝对保密，凡事都要在夜间进行。

樊大富也曾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知道在夜间进行的肯定不是什么能见光的事，也是一口答应了下来，赶紧收起了金锭，转身藏进了房间，却没有看到那中年人脸上那一丝阴笑。

如今，樊大富的徒弟李瓜娃捞起了那枚金铜饼之后，他才想起当年那个袍哥汉子因为金铜饼而发了一笔横财的经过，心想那四个神秘人必定是来寻宝的，而且看来对这梭子山内的宝藏所在地很是熟悉，否则怎么可能一口咬定下面有水道？不过从那四人的高大身材和面容判断，不像是西南人，像是北方人，不熟悉水性，所以才雇了自己。

不管怎么样，自己得了十锭金子，加上这枚金铜饼，如果这鱼道之中还有什么稀罕物，下半辈子就再也不用发愁了，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在江面上给人捞尸发浮财了。

“柱头！你在想啥子？”李瓜娃一句话将还在回忆的樊大富拉到了现实中。

樊大富看了看船头的远处江面，隐隐约约看见那里真的停靠着一条小船，心中也在暗叹：幸好老子有老子的规矩，干活路的时候不准外人在场。

樊大富将那枚金铜饼放在帮中先辈的灵位下，又拜了拜，此时李瓜娃很不解地说：“柱头！你为啥子要把东西放到仙人板板下头？”

樊大富一听就火了，一巴掌打在李瓜娃的脸上：“不要乱说！牌位就是牌位！说仙人板板要遭雷打！听到起！你现在过切，去找那四个砍脑壳的，给他们说鱼道是找到嘞，但是晚上水凉，水又太深，要找啥子东西我们帮他们切找。”

樊大富此话的意思，是想试探下那四个神秘人到底会不会水性，虽然那四个人出手阔绰，不过看样子不像是善人，万一来个杀人灭口，他和李瓜娃两人发不了财不说，连命都会丢掉，太不划算。自己既然已经得了十锭金子，如果还能再拿个三成的财宝，那就真的皆大欢喜了。可李瓜娃根本不明白樊大富的意思，点头便说：“好，就是喊我实话实说嘛，我晓得嘞。”

说完，李瓜娃转身就要跳进水中，被樊大富一把抓住，照脑袋又是几巴掌，打得“啪啪”作响，压低声音怒道：“说你是瓜娃子，你还真的是瓜娃子，老子的意思是试探哈他们下一步要做啥子。反正你就一口咬死说水底下不好走！你都差点儿死在里头，晓得不？”

李瓜娃捂着头，听得似懂非懂，但害怕又挨打，只得点头说：“晓得嘞！那我过切嘞哈。”

樊大富点点头，目送李瓜娃跳进水中，向那条小船游去，自己寻思了一下又紧了紧身上的水服，从船舱中拿出两把匕首，一把放在水服腰间的布带中，另外一把扣在脚踝处，以防不测。

再说李瓜娃在水中奋力向另外一条小船游去，游到小船船头时，一只大手就从船头伸了下来，将李瓜娃拉了上去，但在他还未说话之前，一支毛瑟 C96 驳壳手枪就顶在了他的额头上。李瓜娃虽然老实憨厚，但也毕竟是袍哥会成员，知道那是手枪，也见过有帮总执行帮规时，用这玩意儿打死过人，双腿一软，立马就跪倒在了船头上。

船头上站着两个身穿黑衣的人，一个是领头的中年人，还有一个青脸的汉子，却不见其他两人去了什么地方。

“我家主子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若要保命，就不要多说废话。”持枪的青面汉子沉声道。

李瓜娃连连点头，裤裆里面一泡尿已经冲了出来，沿着双腿滴落了下去，因为是保持着下跪的姿势，尿液已经在双腿膝盖周围打着圈儿。若要其他袍哥会中人看到这个场景，逐出帮会不说，也会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当初樊大富收李瓜娃为徒弟，其实也是因为看着这小子老实憨厚胆小怕事，不会给自己惹是生非，但并没有考虑到李瓜娃胆子太小，只要稍微威胁，那张嘴什么秘密都保不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都会说出去。

中年人示意青面汉子将枪放下，自己蹲下来拍了拍李瓜娃的肩膀道：“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杀你，只是想知道水下密道的准确方位。”

李瓜娃伸手一指前方便说：“就在前头那块乌龟石的下头，往水里头钻，钻一哈哈（一会儿），觉得那口气憋不住喽，就可以看到喽。”

李瓜娃说的完全是土语，也没什么文化，不能用水下几丈来表述，干脆说那一口气憋不住了，就能看到那个水下密道入口。

中年人和青面汉子听得直皱眉头，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好中年人脑子转得够快，忙问：“你一口气能憋多久？”

李瓜娃不知道应该怎么表示，胡乱比画了一下，又紧盯着青面汉子手中的那把枪，生怕自己说不清楚被一枪毙了。

“这样……”中年人掏出一块怀表来，“你现在憋一口气给我看看。”

李瓜娃立马深呼一口气，死死憋住，然后闭上双眼。中年人一只手则放在他的口鼻前，另外一只手将怀表放在耳边听着指针跳动的声音，许久后李瓜娃终于憋不住了，吐出一口气来，脸色都憋得发青，双眼瞪大，如果再憋下去肯定会被活活憋死。

中年人放下怀表，又看着李瓜娃刚才游来的方向，先前已经在心中计算李瓜娃在水中游来的大概速度，估摸了一下往下潜水的速度，加上李瓜娃在下水时身上背着用以坠水的“石袋”，想了想对青面汉子说：“大概有六米的模样。”

青面汉子一听，面露难色，摇了摇头道：“不可能，太深了，人受不了。”

李瓜娃本就憨厚，听两人说这话，打岔道：“为啥不可能？我就可以摸那么深！”

青面汉子怒视李瓜娃，紧了紧手中的驳壳枪，李瓜娃见状立刻住嘴低下头去。

中年人叹了一口气，人到水下四五米就已经是极限，这并不能用人的水性好坏来判断，仅仅是因为人体接受不了水下四五米的水压，单是耳膜就无法承受。原本中年人是想让樊大富和李瓜娃两人找清楚水道之后，便让两人离开，自己带人进入水道，不再让他们参与此事，但以现在的情形来看，只能靠樊大富和李瓜娃两人入水，进到水道，再摸进崖墓之中，替他们寻找那样东西。

十锭金子虽然不是小数目，可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人虽然能够进入水下密道，可是否能够平安活着回来，还是个问题。崖墓之中到底存在什么，中年人和青面汉子自己都拿不准。

“行船，到前面去找樊大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给办妥了！”中年人双拳一捏，向青面汉子下了命令。

青面汉子捞起船头作为船锚的石块，小船便顺着水流向下游缓缓行去。

还跪在船头的李瓜娃抓了抓被尿液渗透的水裤，中年人伸手将其扶起来，正要安慰的时候，李瓜娃的左脚脚踝处突然就被水中伸出的一只手给抓住，惊了李瓜娃一跳，浑身一抖，整个身子向前一扑就失声喊道：“鬼！水鬼！”

中年人很是冷静，只是俯身伸手将那只手牢牢抓住，往船头上一提。从水中钻出那人，摘下自己面部那张用以避水的光滑的竹制面具，露出一张俊俏的面孔来，从面容上来看也顶多十八九岁的模样，比李瓜娃还要小上好几岁。

那人上岸后，见了中年人便道：“大人，我与二叔两人在水下并没有找到什么密道，二叔便命我上来禀报。”

说罢，那人又看了李瓜娃一眼，微微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李瓜娃在旁边听得那人称呼中年人为“大人”，心中吃了一惊，寻思难道这人是官府派来的？当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统一了全国，不过在川北地界，虽说在1934年便结束了军阀防区制，统归了国民政府，但在双龙镇这种小地方，依然是地方官手握兵权一人做大。而从袍哥组织来说，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他们依然在心中认为那是官府，黑白两道互不来往，河水不犯井水。可官府的人竟雇了他与樊大富二人寻找那水下密道，这又是为何？

“不碍事，他们已经找到了入口，你先行歇息一会儿。”中年人点头说道。此时小船已经来到了樊大富的船前，两船并排列在江面，青面汉子将石块扔入江水之中，双手背在身后，冷冷地看着在另外一条船上穿着水服的樊大富。

“客人！下面的鱼道已经查清楚喽，你看是不是……”樊大富是何等聪明之人，行走江湖几十年，鼻子又相当灵敏，小船刚刚一靠近，便闻到了李瓜娃散发出的那股子尿臊味，立刻明白李瓜娃在威逼之下肯定道出了实情，为了不让对方起疑心，自己也不能再隐瞒，免得节外生枝。

中年人点了点头，伸手掏向口袋中，樊大富一惊，右手也慢慢摸向布带之中，打定主意，要是对方有什么不轨的举动，自己便抢先发难，擒得那中年人再做打算。谁知那中年人竟掏出一枚玉扳指来，放在掌心中交与樊大富，道：“柱头，这是小小意思，算是多加的辛苦费，还得劳烦两位进去帮我们取些东西出来。”

樊大富一听，心想：果然和猜测中一样，里面有宝物！

樊大富顿了顿，问：“取些什么东西？”

“一个箱子……”中年人说罢，回头看了一眼青面汉子。

青面汉子上前一步，先是拱手作揖，随后又将左手手掌摊开，右手大拇指往掌心中一按，旋转一圈后双拳又死死抱紧，抱拳后才说：“烦劳柱头了！”

樊大富看青面汉子竟懂得袍哥会的手势，那手势本是从打绳结演变而来，从前袍哥会组织辨认自己人，和丐帮有着相同的地方，袍哥会中人，曾多是码头搬运工，后又称为“棒棒”，要辨认是否是帮中兄弟，就看在扁担上打的绳结是什么模样，这和丐帮用腰缠的布袋来辨认是相同的意思。

樊大富也赶紧还礼，问：“敢问这位兄弟大号？”

“小姓穆，名英杰，川西人，川西会中锦字头红棍，先前不便透露身份，还请柱头见谅！”青面汉子穆英杰解释道。虽然这样说，樊大富还是觉得心中有一种不安感升了起来，因为既是袍哥会兄弟，行事为何要带上外人？难道说是因为替帮中做事，抑或此人犯了事，逃离了帮会？此时在江面上，没有办法验证那穆英杰的身份，只得还了礼，也不再问下去，只是等待穆英杰下面要说的话。

穆英杰又道：“柱头，此来我是帮助这位客人寻找一样古器，实不相瞒，小辈平日里也会些风水之术，来到川北不久，便发现此处地脉有些异象，每到下雨涨水之时，江水之中就会浮现出些过去的老物件，又得知曾经有人从这水中捞起过汉时金铜饼，便判断出此地必有墓穴存在，再者，这双龙镇又名郪江镇，乃是古蜀郪国所在地，郪国阴宅之地，乃都是崖墓，绕山而建，下沉于江面，有江面、

又绕山，在风水之中乃是玉带环身的意思。”

穆英杰一句话说得有头无尾，更让樊大富觉得怀疑，一旁的李瓜娃虽然笨，听了后也觉得不对，就算你知道这里有古墓存在，又怎么会知道下方有鱼道呢？

樊大富还未发问，穆英杰将船头一侧站着的那名青年叫了过来，介绍道：“这位小哥是小辈请来的行家好手，大号图拾叁，他二叔的名号想必柱头曾经听过，大号名为图捌，江湖人称地龙。”

图拾叁赶紧向樊大富行礼，樊大富迟疑了一下也小小还了一个礼，并不是因为他看那青年是后辈才显得傲慢，而是因为江湖别号地龙的图捌他也听说过，这些年来犯了不少的大案，听说是行家好手，其实就是干的掘冢的行当，也就是俗称的盗墓贼。袍哥组织中虽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更有以盗窃为生，还以盗窃为荣的红黑党，更不要说也有盗墓贼混在其中，但这些人多是以掘他人新坟，偷窃些陪葬品为生，就连帮会中人都看不起，认为那有损阴德。

这图家世代都是干的掘冢的行当，居无定所，甚至到了图捌这一代连祖籍都不知道是何处，自称是陕西人，但是陕西什么地方的，却根本说不上来，况且图家子孙一般都要迎娶两房以上的媳妇儿，目的就是要至少生下两个儿子来接家族的衣钵。掘冢这一行规矩也甚多，其中一个死规矩便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亲生父子二人齐上阵，一旦出了意外，那就断了香火，所以都是大哥带二弟的儿子，二弟带大哥的儿子，这样算是互相手中各有了人质，谁也不敢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抛下另外一人就跑。而这图拾叁则是图捌二弟的儿子，可说到底也是在战乱时花钱从别人手中买下的。

樊大富越想越觉得生气，张口便道：“你们既然已经找唠行家好手，为啥子还要请我这个土埋半截的老头子呢？”

穆英杰正要开口，那中年人便抢先道：“柱头，只因我们是北方人，不识水性，就算有些水性，但要下到这深水之处也很困难，还请柱头多多包涵，那崖墓之中宝物甚多，我们只要一个物件，其余的东西可以尽归柱头，我们分文不取！”

只要一个物件？樊大富越听越觉得不对，那物件是什么东西？对这个人如此重要？更重要的是，穆英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也说明了自己带了砍脑壳的盗墓贼前来，就剩下这个中年人没有表明身份，难道他大有来头？

樊大富想问清楚，但又知道道上的规矩，拿人钱财不应多问，本是买卖双方，知道太多反而对自己不好，于是打定主意不问，只是说：“好说，好说，但我必须晓得你们要取的东西是啥子样子，不然的话，我下切过后拿错了咋个办？”

中年人见樊大富一口答应，心中大喜，赶紧道：“那东西……”

说到这儿，中年人顿了顿，转头去看穆英杰，穆英杰赶紧说：“长约五尺，

宽约两尺，外表如同一个箱子一样，外侧有兽头花纹，木制，镶有青铜、玉石！”

樊大富一边听一边比画了一下大小，心里却在想：木制，又镶有青铜和玉石？青铜这种东西在汉代之后就很少采用了，汉代之后，器皿多用陶瓷，兵刃也全用生铁打造，说明这物件至少是汉代之前的东西。这么一说，应该非常值钱，说不定这一口箱子就比得上崖墓之中的其他宝物！想到这儿，樊大富便打定主意，如果下去之后，没有其他的物件，只有那一口箱子，自己便将箱子藏好，另觅水道而去，藏起来，等风声过去，再进去寻找。

穆英杰见樊大富不发一语，用手肘碰了碰那中年人，中年人会意，立刻转身进了船舱，从船舱中拿了一个小箱子出来，递到樊大富跟前，立即打开箱子。

樊大富看那箱子中竟是一箱子黄灿灿的金条，不由得露出了笑容。樊大富有个毛病，不爱女人、不爱酒食，就偏偏喜欢黄金，按理说没有人不喜欢黄金的，但樊大富对黄金的喜爱几乎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说准确点便是喜欢积存黄金，也不拿出来花，这么多年攒了不少的银钱，也都是藏在某地，每月初一、十五便前去查看细数一番。

中年人和穆英杰见樊大富露出贪婪的笑容，心知对方的弱点已经被牢牢抓住。

中年人将箱子交与樊大富手中，又说：“柱头！这箱金子算是多加的酬劳！你先行拿住，东西到手，还有一箱金子再做酬谢，我绝不食言，大可放心！”

“好，好，好……”樊大富连说了好几个“好”字，忙把装有金条的箱子放入船舱之中，随之出来踢了南瓜娃一脚，让其准备下水，就在此时穆英杰跳上了樊大富的船上。

穆英杰跳上船之后，抱拳道：“柱头！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樊大富不知又出了什么事，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穆英杰说：“虽说柱头水性好，但要进得那墓穴之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与图捌、图拾叁三人也得一同前往，但无须柱头照顾，生死天定！”

生死天定？老子求之不得。樊大富心想，忙道：“得行！”（可以！）

图拾叁坐在了船边，戴上了那特制的竹制面具，准备下水。樊大富看那东西觉得稀奇，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可此时南瓜娃心中倒多想了想，先前在那条船上，穆英杰还面露难色说水太深，没有办法下去，为何现在必须要下水呢？而且还有一个叫图捌的在什么地方？

图拾叁跳下水，抓着船舷对穆英杰说：“我先下水寻我二叔。”

说完，图拾叁便潜了下去。随后准备好的樊大富和南瓜娃二人也跳下了水。穆英杰没有水服，只是脱了外衣，拿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包住了从船舱中拿出来的一小背篓，绑在后背上，随后也跳下了水。

下水后，穆英杰冲中年人微微点头，中年人道：“小心为上，今天此事一定要办妥，江山……江山就看你的了。”

江山？什么意思？樊大富已下到水中，虽然好奇，但也不敢多问，生怕出了什么意外，只得拍了拍李瓜娃的肩膀让其在前面带路。

李瓜娃在水中带路，因为有坠石，下沉的速度很快，樊大富紧跟其后，穆英杰在最后速度有些慢，越往下潜身体越觉得吃不消，整个脑袋都快炸开了一样，但也死死地坚持了下来，但也奇怪为何樊大富和李瓜娃二人好像没什么事一样。

下潜了一阵，又从水下游过来一人，手中还拽着另外一人，深夜的水下，根本看不清，只能看见两个黑影，穆英杰也顾不上那么多，往水下潜去，抓着沿江山壁凸出的石块，向下面摸索而去。

潜了一阵，见前方的李瓜娃和樊大富钻进一块水下岩石的后面没了踪影，自己也赶紧顺着游了过去，但不知为何在水下如此深的地方，水流竟然十分湍急，一时没抓住，差点儿被冲走，还好樊大富又返回，一把将穆英杰拖了进去。

穆英杰被拖入那岩石后方后，睁眼就看到前方有一个黑乎乎的大洞，赶紧向里面游去，因为自己也实在憋不住了，整个脑袋涨得发痛。樊大富将穆英杰的身体送入洞中之后，穆英杰一探头，竟发现黑洞中另有天地，竟是几人深的一条密道，称为水道实在不恰当，那分明就是旱道。只是呈“丁”字形，最下犹如深井一样，爬出井口外，便是那条旱道。

这种构造的方式，分明是故意避水，但要挖出这样的密道，在水下少则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既是崖墓，为何还要挖出密道来？正想着，图捌和图拾叁两人又从水道之中钻了上来。

图拾叁摘了面具，将图捌拖到旱道中平放，哭丧着一张脸道：“我二叔，我二叔……”

樊大富赶紧用手一探图捌的鼻前，还有气息，只是呼吸很微弱，再一摸胸口，觉得起伏得厉害，赶紧伸手往口中一扣，这刚一扣，图捌就吐出一口水来。樊大富赶紧按住图捌的胸口，略微用力压出几口水来，摇头道：“没得事，就是吃了几口水，吃浅水比吃深水还要吓人，一口憋不到立马就死球咯。”

图拾叁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唯一听明白的便是图捌没事，脸上轻松了不少。就在此时，图捌张开嘴，伸手指着头顶密道，自言自语：“鬼……水……”

“鬼水？！”众人一惊，不明白何意，倒是樊大富和李瓜娃两人往后退了两步。